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代吳奈

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

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

曰重財幣帛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實糴粟橐

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

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

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

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



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曰勿  
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  
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  
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  
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  
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再拜獻  
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  
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  
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  
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  
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  
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  
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  
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  
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  
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  
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  
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  
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



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  
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  
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  
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  
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  
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  
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  
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  
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  
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  
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  
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  
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  
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  
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  
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  
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



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  
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  
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  
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  
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  
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  
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  
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  
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  
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  
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  
少穀止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  
彊穀足而有多爲馬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  
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  
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  
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穀止白氣在後將  
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  
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  
止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  
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



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  
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  
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  
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  
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  
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  
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  
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  
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  
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

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  
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  
東二十六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  
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  
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  
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谷  
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



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紫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

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

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



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  
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  
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  
為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  
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  
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  
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  
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  
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  
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  
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  
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  
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  
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  
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  
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  
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  
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  
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



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二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



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



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  
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  
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  
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  
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  
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  
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  
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  
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  
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  
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  
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  
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  
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  
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  
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  
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  
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  
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  
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



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

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芟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



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



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旣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冝爲



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  
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  
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  
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  
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  
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  
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  
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  
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  
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  
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  
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  
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  
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  
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  
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  
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  
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  
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  
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  
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  
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



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  
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  
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  
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  
春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  
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  
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  
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  
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入呼  
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  
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  
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  
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  
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  
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  
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  
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  
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  
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  
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



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  
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  
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  
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  
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  
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蠶對曰殆哉王失  
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  
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

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則  
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  
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  
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  
涉天機後枉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  
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  
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  
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  
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  
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



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下

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地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



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

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

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珥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



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  
微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  
文辭不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  
微知著觀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  
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  
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  
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  
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  
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  
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

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  
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  
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  
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  
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  
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今相  
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  
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  
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  
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



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  
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  
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

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

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

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

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

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

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

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



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  
懷聖承獎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乘  
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  
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  
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  
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  
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  
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  
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評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  
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  
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  
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  
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  
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  
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  
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



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為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



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

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欵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



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

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



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  
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  
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  
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  
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  
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  
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  
之子胥兵笞卒主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  
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  
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

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  
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  
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  
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  
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  
元五  
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  
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生  
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  
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



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  
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  
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  
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  
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  
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  
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  
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  
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  
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  
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  
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  
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  
得麟丘道竊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  
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  
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冝與也屈原  
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  
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  
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  
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為不義闔廬之  
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為不孝會  
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  
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  
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為不仁春秋  
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也  
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  
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  
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  
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  
以鑒觀焉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  
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  
為據予紹熙壬子遊吳中得許氏本



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  
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祕閣以三  
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  
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  
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  
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  
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越絕書苦無善本近得丁文伯以蜀  
中所刊者見示參攷麤為可讀因刊

置郡齋以補越中之闕云嘉定甲申  
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